

和
10076
號

玉函

治承四年自
七月至十二月

和書門		一〇七六號	一〇七六號
六八冊	七架	二兩	七架
類		類	類

庫	文	閣	内
一五兩	一〇七六號	六八冊	和書
一五架	類	類	類

三六

内一〇七六號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0076
冊數	68 (36)
函號	161 108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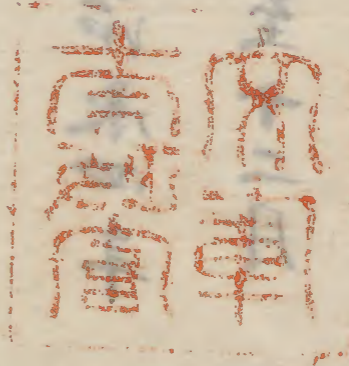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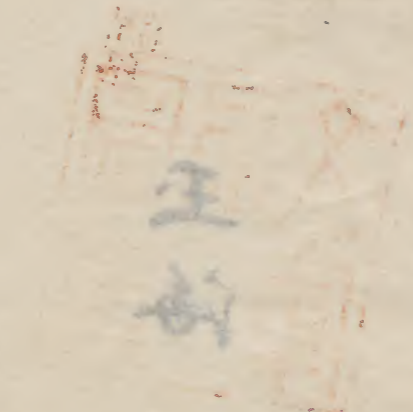
玉海

至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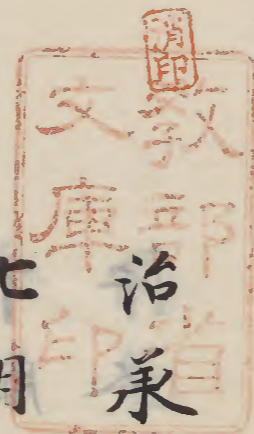
治承四年

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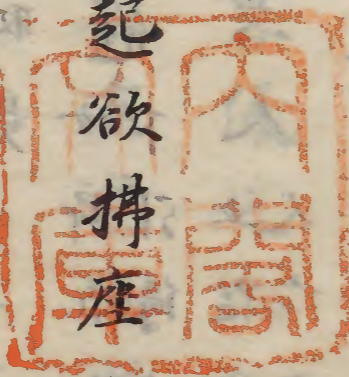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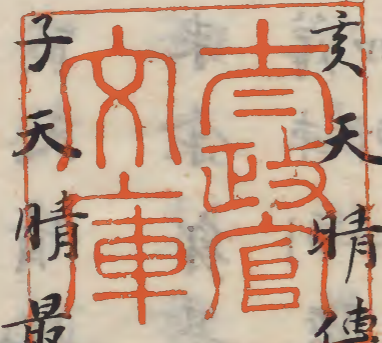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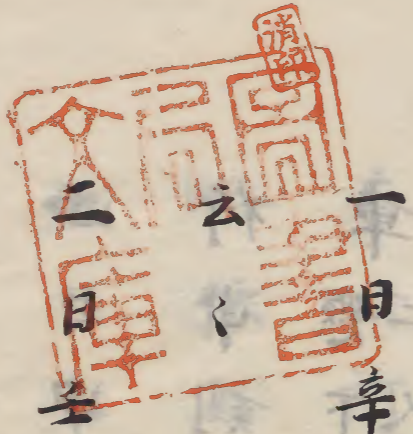
玉海 卷之... 治承四年七月... 至十二月... 玉海 卷之... 治承四年七月... 至十二月... 玉海 卷之... 治承四年七月... 至十二月...



丁月



治承四年
七月大



傳聞去月廿八日有小除目云々山城守行

隆左少弁大和守兼忠右少弁此外不記仰

被任大和守南都事殊可有所陳故云々

内一三六四四號

三日癸丑天晴法勝寺所入講始天台座主
明雲為證誠云々凡諸寺八講併延曆寺僧
也自問自答古來每例云々

四日甲寅天晴此日左大將嫁娶之後始出

行申刻來余身其儀著直衣不帶釵乘半部

車懸下簾車副隨身上臘布衣冠女部花上

下臘五人布衣其色帶釵前駢六人五人六人

二人石兵衛佐盛定殿上為扈從呼大將於

前羞膳陪膳少將歸了余行始之時毛車隨

身褐衣又桑院內今度每度用畧儀之上云

參公所只自彼芽來此宅其程不遠其儀可

略依為初度引移馬許也

五日乙卯晴自新院為右中弁兼光奉可被

献法勝寺御覽將年代相隔可從停止哉

之由被尋問申不能停止之由了但鳥羽院

所時圓宗寺御覽彼付寺家雖然今度不似

彼例也
六日丙辰晴
七日丁巳天晴節供如常
又如例大將方每其儀大臣以前無先例之
故也又嫁娶之後三介車不取入索餅於家
中云
御堂為逢秋節也
法勝寺所入講結願也

八日戊午天晴此日大將室始出行成刻來

余身其儀半節車車副二人警蹕大將番長

兼重著布衣在車後雜色十餘人出車二兩

右馬權頭定雅右兵衛權佐盛定等也左少

將兼宗朝臣息忠親御連車扈從前駛

五位八人羣車於寢殿南面大將著布衣自

中門來會寄之項之歸了銀鶴入薰物為引

也車中今夜大將女房渡東面也自今夜余

渡物氣智詮阿此日最勝光院御八講初

日也證誠同法勝寺新

九日己未

十日庚申

十一日辛酉天晴上野寺賴高自福原上洛

來云為右中弁兼光奉行欲持參唐繪所屏

風一帖為被書色紙形也而院中每人之間

兼光不上洛以使者可被申之由被仰下仍

以賴高處令申也即持來本文二枚禁忌之

字太多可計除之由被仰下云

屏凡今明之間可持參且處參啓也者當時

處旁間不能下筆之由令申了

十二日壬戌天晴今日申刻行賴頓死此五

六日有熱腫不及殊大事之間今日雖食之

後不覺成了忽以出家頗脩尋常為祝了余

最前之從比五年積奉公今年六十七可哀

今日中門大納言來依疾不謁
十三日癸亥天晴或人云遠行之輩彼召返
勅勅之人優免云々但前用白及前相國不
入坊中云々天部令日申法性寺西堂
十四日甲子天晴及曉拜寬送法性寺西堂
如例年兩堂如例年今日為新院所房三寺
被獻寬供法勝寺安樂壽院最勝光院等也
法勝寺事兼日被問人云々余申不可被停

止之由子細見先日記今日余依疾加少矣
治傳聞奈良大衆二鼻成了別當僧正與一
乘院法印為為敵兩方之大衆相逢為拂云
又聞去十二日若宮所殿鳴動所戸開了自其
内鑄二筋被射出有其聲云々白晝奉衆人
見之云々

十五日乙丑天晴人語云七^{去方}十日夜半欲奉

資出春日泚正體大衆起合棄留了云々或
云別當僧正社司等等同意為奉移福原處
為云々仍大衆為拂別當或者凶徒之處為
云々真偽雖知者歟誠我氏欲可哀
秋也

十六日丙寅天晴大外記賴業告送云福原
暫可為皇居用道造路可給宅地於人々但
不及廣云々

十七日丁卯天晴炎旱御祈來廿五
日奉幣云々凡國土已弊不可救云
云

十八日戊辰天晴今日前豐前守成光
朝后卒去儒士之中云才学文章云口
傳故實於當世頗得其名者也可惜可哀
此日法性寺座主來

十九日己巳天晴此日姬君着袴也早且

柳家司季長朝臣奉仕所裝束其後寢殿
南瓦當障子帳前東西行敷經綢端疊
二枚其上鋪龍鬚加唐錦茵為姬君座同
疊西頭南北行泥繪四尺屏風一帖其內立
二階一脚上層南置泔盃其北置火取下層
南置打亂莒其北置唾壺二階南
莒置硯
匣鏡臺同莒等所座前頗左置脇息所座東
西副奧端二行敷高番疊卷庇簾出儿帳惟

女房不出袖上達部座殿上人座障子上侍等如
例寢殿南養子所座東間立燈臺舉燭友燈
燭網
如吉時戊刻余着冠直衣等出居上達部座
右大将同着之着冠直衣先是来
此身此外不招他客次奉行
家司左京權大夫光盛奏上申云皇嘉門院
御參余仰可召之由即判官代豐前守袿業
持所裝束置余前板敷蘓芳綾卓重表龜甲
裏單文女郎花二重
織物三重表着二藍二倍織物小職濃引倍
支濃袴納衣莒蓋裏赤色打裏被加扇色紙

也教骨退下之伺家司前和泉守季長朝后祿

給之濃白襦能業取之退去不拜依着衣冠次

左馬權頭宗雅殿上人雖催衣參上取裝束

自南面妻户追女房先是女房八人上臈二人

出四人下臈二人須有中臈六人也而忽故障

之二人及件勤取入勤取入所前物之役上臈

著二藍唐衣并濃引倍支濃張袴等也蔭芳單重蔭芳表着

伺候南面簾中姬君同坐帳前袖單重裳袴也女臈單重

母上同相副蔭芳單重紅次余入簾中大將同之

母上相共令着裝束余結要同例雖無處見

以今葉姬君座定之後余召人光盛參簾下

仰祈前物可供之由申未持參之由仰重可

催役之由小侍持參之即陪膳刑部可頼捕

頭依每殿上四位用地下四位且只許不賤

侍片有地下人隨取打敷二蔭芳織物新制亦

次季長朝后已下八人持參祈前物臺六本盤二枚

依姬君不供酒盃也皆居了余食之三著如
恒供了陪膳即起座自外不罷出之内之撤
之遣乳母之行例也事了入内寝姬君脱装
束大将帰参女院御方余及大将隨身上下
皆布立明事訖賜祿於左馬允奉頼職事取
衣領依奉仕御前物之先々久信勤仕了而候
也福原祥之仍雖非重代仰之
御前物役人季長朝臣長経

頼高兼親 負俊 光兼 仲資

長俊

過三日可撤御装束也 今日依有處思
不招客克下騷動未落居之上遷都之間世
間彌不穩就中取諸勞萬事不可好威儀仍
處用密儀也

廿日庚午天晴典藥頭定成来針齒下其次
語新院御惱事不快御云々又大推手袖之

間憲基進勅文定成陣勅等持來申旨巨細
不違記錄彼是非無謂欲去此恩免人々頼
業注進之

前按察資賢前少將雅賢資特

前但馬守信賢前右衛門佐經仲

前權右中守親宗

已上亦職事沙汰内々被仰云々

今日基輔參向福原付其使人々許通音信

廿一日辛未天晴入夜參宿所堂所處依方
違也

廿二日壬申天晴巳刻許歸宅廿日撤所著

袴所裝束依過三日也

廿三日癸酉天晴午刻許定能野來談未刻

知康入道來語定與憲基相論之間事

之間事大推頂背

又左馬權頭宗雅來談福原之間事入夜參

論也

女院所方聊依不例所然而殊事不及大將
室頗不豫云々

廿四日甲戌天晴申刻基輔自福原歸來余
申肯付女房申入了仰云處勞事返々不便
聞食屏風色紙形雖不可急以病隙可書進
者女房等語云御惱殊重所不食惟粹逐日
增給之上日來溫氣所此間又以所增太畧
遂不可有憑云々來廿八日嚴嶋所幸延引

云々開白及禪門之許同尚不室各有返報
等大将室今日溫氣散了女院別事不仰云々
廿五日乙亥天晴風吹傳聞今上二宮處惱
危急云々兼又開白不例云々今日長光入
道來此日姬君著袴之後始參女院所方冰
行始之後只密々之事也自刻大将室更發虛病狀
廿六日丙子陰晴不定未刻中門大納言
彼來對面謝遣之

廿七日丁丑陰晴不定此日大將室祈請十

口僧限山僧請之東大寺與福園城寺等公

法橋實顯為修百座仁王講佛經新又以春

寬法橋加持之又今晚使恭茂修泰山府君

奈申刻更發一昨日未到者每其驗尤遺恨自刻權

僧正令玄來余謁之新院所不豫事殊處相

欵也大畧始修不可有憑云陰晴不定

廿八日戊寅申刻以前天晴同四點雪鳴雨

降傳聞日未雖有御祈等每驗仍佛嚴聖人

去比奉禪罔命祈之云若其驗欵但每程

晴長光入道來明日可向化列可參詣高

野云侍從發心地雖參詣蓮華王院每自

去廿四日病惱今日三夕度也明後日事卜

筮之處可加持云下書其地

廿九日己卯天晴申刻雷鳴雨下其後天陰

大將室猶發云今日山僧暹阿闍梨祈之

又始觀音經讀經季經之家等朝臣來前施
藥院使憲基來今日新院被辭尊号隨身等
依冲惱也俊經卿可書其状云々
廿日庚辰天晴隆信朝臣來以件朝臣為使
訪俊成入道瘡病今日侍從發了驗者猷勝
阿闍梨也僕自今且脚病更發
邦綱聊示送云々新院御惱雖六備所忽不
及危忽然者強病參入專不可然者或人云

撰改之病殊重如瘡病更發温氣不散又有
痢病之氣云々
八月大
一日辛巳天晴大將室祈造立供養一日不
勤明王佛師明圓法眼家寬法師驗者花山
納言被送云々不知名體居住參門回云々物體
太實様云々果以無驗未刻發了定能回來
二日壬午天晴午刻浴湯此間花山院中綱

言来始来也

余浴之後暫而出逢于時被參女

院御方了晚頭季信自福原归来語云新院

所不例六備所云々又撰政處常瘡病云々

但其體亦普通更發時其面赤又同日同以

惱乱云々戊刻女房除服母尼上姉陪膳季

信役兼親於门外除之陰陽師漏刻博士憲

成今日侍從瘡病平全歆勝祈之

三日癸未完晴今日大將室猶發了驗者自

彼女房方請之云々中納言阿闍梨云々

四月甲申完晴風吹未刻大外記頼業来持

来帝王略論一部五回依借石也又先日為

加點處下給之具觀政要同進之召簾前問

世間夏等申云去廿九日於福原今月朔日

入洛遷都夏不可亨故闕之由被仰下了福

原云離宮將可有經迴云々不及八省大内

又大路小路隨便披乞撰可然所相侍臣等

可死。其地大祀夏延引之由被仰下子其後
猶今年可被行之申雖云々說未用一定
又云嵯峨隱君子管道命期劫文不可改乎
安宮之由有處見貞觀之比依大極殿炎上
時人可有遷都之由謳歌且是古昔之例大
途徑八十年有遷都延曆已後及八十年疑
其期至欽云々隱君子用之云々桓武聖主
鑒此地久可為帝都之故新處營給也東有

嚴神

謂贊

西有猛靈

謂松尾

南因北塞又見地

宜足可為帝都永代不可變易之趣其被劫
錄了且是冰管術之處及以人意不可測定
之今然云地也云々而今有遷都之後我朝
君運者此豈不可遂我朝君可愚者此豈可
成就欽回之安否只在此豈遂可見欽云々
又語云院中恰深懷愁心其故遙幸我遷乎
給云非本意云々是又遷都不快之祥也先

是中宮有所夢想并隆季之靈夢等件夢等見去月
記不信此等靈告猶被宮新遷誠是完魔處
為不可疑可悲了云々又云去月廿九日新
院被辭兵仗報戶等雖可被辭尊號可被發
遣公卿勅使院所而止太上皇字云々竟背先
例因此發出來於尊號者暫不被辭適預云
後用尊号猶被辭云々使藤大綱言奉
書卓後役可清書定長云々

五月乙酉陰晴不定申刻小雨降風吹大將
室猶發了驗者猷勝傳聞棋政瘡病殊重太
略邪氣相加又木病寸白并痢病不愈更極有煩
云々賴高為棋政使持來多武峯怪異占形
御體被給更云長者及民部卿己亥歲人可慎病
更云々余及大將其歲相當之故也
六日丙戌雨下入夜為方違參宿所堂所處
觀音經讀經今且結願了昨日滿七日然而

依日次不互今日且下結願
七日丁亥時之雨下此日釋奠也早且歸家
大將室今日互發驗者智詮阿用梨日來每
度有增今日殊直如驗次今日居物付也今
夕湯治之後持病更發殆及獲麟忽請僧智詮
加持之間頗落居佛法如驗也
八日戊子完晴實顯法橋來自刻願并經房
朝后送札云來十二日以前可參入福原新

院淨氣色者
禮紙云大嘗會事可被豫議云々申依疾重
不耐參入之狀傳用去朔日為時忠弼奉行
召經房朝后大嘗會猶今年可被行於當時
淨座福原可被行可申慶之由被仰下云々
而經房朝后依申可被問人々之由可及矣
議云々
左大臣及坂川納言等被召是在京之輩之

内也實定隆季在福原自餘之輩強不可預
金錢狀云々

又傳聞隆季弼密語云遷都更損不可叶也
のよ各處據沙汰加至令始終可見云々此
結連禪門之聞太以攀緣被請不安之由凡
此遷都更損後々之體有沙汰之間依此一
言更起勵心被骨張云々太以無由更也近
日之更皆完魔之謀畧也不能左右了攝政

瘧病猶不愈痢病又以不快云々後聞今日
春寬祈落了云々
九日己丑完晴今日大將室猶發了但減日
一昨日云々
十日庚寅完晴自今夜大將室祈始修不動
法女房冷泉房沙
汰阿闍梨和詮
十一日辛卯完陰雨下左衛門權佐光長來
日來候福原去六日入浴云々呼簾前回不

室等先大禮夏一定於福原可被行云々余
問云彼地可為帝都之由被仰欲將又於離
宮可被行大嘗會欲其條專不可然欲還所
古京不可叶云以福原被定都地之後可被
行此禮欲如何申云此條每申出人只如承
者如形造營里內可被遂行欲凡其間夏可
被向人云々又方角夏為被尋召在京御
陰陽等云々又語云新院所不例聊宜所欲

但不及滅此五六日昌雲僧正奉祈云々

攝政瘡病至于六日未致平愈云々大將室

又發了驗者大夫君圓隆但自一昨日次

第有滅欲女房方被請云

十二日壬辰完晴物忌也多武峯怪異也入

夜獻福原之使本工座歸來云禪門返夏云

所不例返云頻兼不少祈云不快者一切不

可所參之後云々新院所滅之由兼候殿下

已令落給了立方不可有涉不實云々枝政
返事云希有存命了又不例云頻思給云々
邦綱御密々示云新院所度所減之由雖云
云全不然大略一日之中起居給度不過一
時所溫氣全不散殆逐日弱了今見給者也
不可及外用云々又去此可有還所古京之
儀粗出来隆季時忠等相議被仰遣禪門之
許處尤可然但於老法師者不可參涉共云々

人々忽以興連其後都以停止了大葺會度
日来延引之由相存之處禪門被申何故不
被行哉太以不得其心云々此語自風聞忽
此後出来凡萬事非言語之處及只以目云々
又持来女房前例返度状云所處邊事只同
御度也云増減云々新院所度所減之由雖云
傳聞八條宮與房寬僧正依愛童度忽欲有
闕諍事云々折節尤無便宜不落居事狀或

云件童行乘僧都童云云直不...

今日大将室有温氣云云不得其心...

此日新院祈孔在经法结願二七日願善僧正於東寺

始之被仰勸賞了云云...

十三日癸巳天晴雨降此日大将室至申刻

先午發午每其氣仍驗者一昨日給禄并單重

加表著又相具小僧一人云云同給僧退出

之後又發了一昨日同事云云後因昨日温

氣未散大略每更發不斷更狀而每左右給

纏頭太奇異云云...

十四日甲午完陰時晴又雨下...

光長稱參福原来院祈惱更可向如何之由

仰之又撰改瘡病平愈神妙之由可傳申有

同仰之午刻法性寺座主来被示合可被發

居之間更雖制止頗每承引欲只生涯無益

之由也卯綱鄉送礼云大賞會猶延引之由

被仰子明年可被行期日近今造作不可叶
之故也人之處定申如此云々又新院所不
豫聊似有減但所溫氣未散云々又撰政瘡
病春寬令祈落之而不蒙賞之由大以腹立
云々蘇秦辭氣十五日乙未完晴時々雨下大将室自一昨
日溫氣未醒云々仍於今者非瘡病之儀邪
氣欬腹病欬未決云々蘇秦辭氣

十六日丙申完晴女房悉女院所方季經朝
臣來後昨日時々雨下蘇秦辭氣
十七日丁酉完晴定能卿室去夜產了其後
聊不快云々仍遣使者問之云殊更但定能
卿入產了云々典藥頭定成來問病子細自
今日女院所方被始大般若讀經蘇秦辭氣
十八日戊戌完晴院主典代來催大将方云
來廿三日於法勝寺為所祈可有藥師經子

僧沛讀經可調進經卷又可參入云以隆
信朝長向俊成入道處惱又同院截人來催
余分經北卷今日及晚雨下今日以陰陽經
助濟憲向福原方角度申可有悖之由
十九日己亥完晴大將室今日溫氣散了云
云禪門今日被參巖嶋了自彼可被詣宇佐
廿日庚子雨下大將室做煩胃殆及危急然
而即復例了云疑邪氣處為款邦綱錄送

札云新院所溫自去七月十一日于今未令
散給又昌雲僧正依持病發動此五六日不
奉祈云云又云禪門明院去十八日進發
可被參巖島云云
公主稅頭定長問處勞之間度入夜民部所
資長來為訪大將室病自日野只今出洛云
余依疾隔障謁之
為方違參所堂所處依脚氣用輿竊下乘入

之雖無礼病氣飭餉為之如何
十一日辛丑完晴早且歸家自今且大将病
惱及已刻疱瘡出遍旁云々仍公主稅頭定
長女醫博士經基等令見之十一申疱瘡之
由俗云一十
廿二日壬寅雨下今日物忌也大將温氣稍
不散之瘡多出云々
廿三日癸卯天晴物忌也写靈山院額遣

申請上人許件額權大納言筆也而板破損
其字消滅修造彼堂之間為打改新造額板
相副本處送也夏依善夏扶病下筆本額雖
字消大途見其體仍一塵不違然書寫之以
至愚之暗質字先賢之道趾一八可悅一八
可恐仍仰僧令全八字文殊不動明王等柳
件額写本素處相持也伊房卿使人而校正
本之處相違太多仍新写仍新写留草了大

將今日頗有增云々仍修鬼氣奈又行仁王
講等
廿四日甲辰天晴入夜雨下此日於法勝寺
被行千僧所讀經觀音經新院所祈也
廿五日乙巳雨下經家朝臣來語福原夏等
昨日處上洛云々新院所不豫同樣所云々
廿六日丙午雨下大將疱瘡出調了温氣散
了云々為悅不少其室志痢病猶不快云々

廿七日丁未天晴或云今年成菩提院所念
佛退轉禪門講不有之由云々偏被領天狗
了不能左右了
廿八日戊申天晴
廿九日己酉天晴未刻頭寺經房朝臣來日
者為行千僧夏上洛明後日二日又可參福
原離宮適向京都爭奉參哉且為兼所不例
子細可參也云々者以基輔朝臣傳示之答只今可謁

之由但處惱之間不耐出簾外唯隔物云々
卧可令申也兼又光盛申者儒事可申沙汰
之由仰付之頭寺文云備後卿領夏責取回
司訂定了近日被止奏事出事雖不得便宜
相構處申沙汰也國司頻處澀然而令申給
肯有理仍處被責者也今度參上之時參事
由書副院宣可進且處告申也云々者件處
最少處雖不及執申隆季處為奇怪仍訴申

浙沙汰次牙殊恐畏申又私芳意云難申就
中境節如此夏不及沙汰之此也殊悅思之

由返答了小時於西面出居謁云隔母屋簾
余著小直

夜寄
卧也先余示處勞子細經房大有驚氣又問

遷都夏答云福原如只今者離宮也明後年
可造八省云々今年五節以前可被造皇居
是禪門私造作也彼人移徙之後可被借取
之後云々即件離宮之倍占送八省之地并

可立要項之垣司移建之（件指圖源納言
造進之堰川納言又加潤色云（凡此後不
能左右非言語之所及歟大賞會事先度有
沙汰延引今又俄有此後又延引之子細如
何之由問之答云先今月朔此以別當時忠
得被仰下云於所前指今年可被行大賞會
也仍可被造營內裏其間夏早（可令申沙
汰者爰經房乍恐申子細云大禮今年被逐

是正禮也而先日有沙汰延引而迫期日之
後忽有此儀恐神夏懈怠之因緣歟何況內
裏祭方角禁忌如何延曆十三年自福原被
遷平安城之時被祀王相方十月有遷都而
謂此以此例不可有方忌之由有儀定歟倩
見沙汰次第頗背違彼例故何者彼者自延
曆十二年有其沙汰內裏造畢人家遇丰移
佳同十三年十月遷幸之後公宴併於新都

被行之偏是遷都之後也於今度者六月二
日卒再遷幸彼時不被仰遷之由一是其後雖
有可被遷都之後其地度未定當時所處
未被定仰可為帝都之由已似離宮二是舊都
人屋一人未移任諸公事併於彼都行之三是以
此等之後比延曆例聊以不符合至不被避
方忌之一竟被進用件例道理不少欵加之
彼延曆例者移徙也不可同犯土欵長思京

當北之奈未被打丈尺亭貽疑殆者也且被
尋問陰陽道輩且被仰合有議卿相左宜欵
其議一決之後可被仰一定欵言上子細雖
有其恐為後沙汰處執奏也者時忠云不可
有忌之由賴業真人處申也云々爰新院所
定云周公營洛邑每方忌之由今稱申云々
忽以漢家模錄之例難比本朝帝王之後欵
徑房申云々有其謂早以此等之趣可相

觸撰政者即參撰政第申此旨被申可被回
人乞之由歸參奏此趣左大臣閣下左大將
都督堀川納言等許可召乞不可及言云々
仍各催申之處閣下無御參自餘四人參入
去十二日於院殿上食後先是去八日於脇
陣召陰陽師恭親朝臣季弘朝臣并兩太外
記大文史等因乞尋回此寔先方角事回奏
親恭親申云先日議定之時不參會雖不承

子細於犯土作寔者尤可被忌勿論寔也但
為禪門乞沙汰被造可然之舍屋彼人移徒
之後被借召彼用皇居可直公家之沙汰一
切不可然者以此趣回季弘定時申可有禪
之由者也
季弘申云移徒犯土可同之由存之而延曆
已有移徒今度犯土何寔之有哉旨所存也
云々爰恭親大怒作色云汝受誰人訓說仕
候哉太奇怪也云々季弘卷舌無申旨只申

可從父申牒之由初為諛時議以誰偽奏君
今被亂決之肯爰詞從父命誠是謀計之由
不忠之臣也人以謂可取召急牒衆庶莫不
惡季弘云云次問齋場所爰泰親先例不忘
方角也者次問大禮爰於兩大外記大史
等先賴業申云大爰不再舉先度有延引之
沙汰更有此後非無事之憚猶可取延引者
師尚申云考謙天皇於離宮有大嘗會任彼

例今年於離宮有大嘗會任彼例今年於離
宮被行何爰有哉隆職申云期日已迫次第
神爰可遲々款今年被遂行心為守式文申
而日者無沙汰今月以後有所汰者還違式
文猶於今者明年可宜者同九日在憲朝后
參上申云泰親申牒彌可有異議抑福原者
自舊都當申方角仍非正方無妨于造所場
所云々兼又先日議定之場於方角事者一

切不可沙汰之由別當卿有其仰仍吞舌退
出了以季弘申牒被擬用之旬成恐之處今
又有此議素勿論不足言事也云々以此等
之趣去十二日被仰人々忠親卿發語云方
角事陰陽之兩儒申肯每實餘人不能加詞
大祀莫於離宮被行何事有哉但皇居為禪
門之沙汰雖可被造其所未出來遮大嘗會
豈有沙汰之條如何被造祈場又以不可然

此條何様可然哉云々隆季云已為朝家大

事難申左右可在勅定

人以謂有様
皮思氣歎

左大將

同忠親卿左大臣申云次第神事懈怠有不

法事歎於今者延引可宜若必今年可被過

之由有靈告者非此限云々奏此趣之處可

延引之由被仰了次第如此云々余雖不催

僉議之場事為重豈仍以奉行職豈所牒具

注之為備後鑒也經房又云昨日參詣十日

形其次見迴洛陽一切未荒廢歸自福原入
夜來示撰政邦綱卿等返報親院所惱殊更
不濟云々女房返札云々自来月可開食所
藥款又可有御矣治云々又季長云逢大夫
史隆職之次語云近日天下暗然余可內覽
之由有內議款云々此事不可然之云々
奉九月大...
一日庚戌雨下

二日辛亥天晴申刻覺智僧正來談法文
三日壬子陰晴不定申刻以後雨下至稅額
定長持來醫方抄一帖予定長抄之與為一
禪門之書也
見所尋召也此次同所勞事申云脚氣之上
氣病之所致歎委思慮可令申云々傳聞熊
野權別當湛增謀叛燒拂其弟湛覺城及所
領了人家數千宇鹿瀨以南併掠領了行朝
同意云々此去月中旬此事云々又傳聞謀

叛義朝子年來在配所伊豆國而近日事凶
惡去比陵礫祈日之先使時忠知凡伊豆
行之國也駿河兩國押領了又為義息一兩年來往熊
野邊而去五月亂遂之刻赴坂東方了與力
彼義朝子大略企謀叛歛宛如將門云云凡
去年十一月以後天下不靜是則偏以亂刑
欲鎮海內之間表戒之類不怖其威勢動起
暴虐之心持來又不可鎮得歛依大亂得

國家之主必以仁惠服遠者也今則刑教根
而仁義永廢天下之災殊舉足可紛得乎不必唯
以十念之切力生九品之上刹廢幾只在斯
南每安養教至阿弥陀如來莫誤來迎引模
誓愚身仕朝廷而幾年丹府雖思社稷纏宿
疲而多日黃泉只在且暮現昂憑春日之明
神當恐仰西方之教主佛神合力現當成願
而已

四日癸丑天晴
五日甲寅天晴定能拜來談
六月乙卯天晴為方違參宿女院衙堂
七日丙辰天晴早且女院渡御堂為訪余
所惱給也余依行步不通不能出仕仍所渡
衙也女院還漸之後余歸宅主稅頭定長來
余疾疑逆氣之病持來病患論其說余病作
仍注進其藥方等

八日丁巳天晴請佛嚴聖人受戒自今夕始
念佛之故也是恒例所作也雖取勞殊重此
願不可退仍狂所始也凡今般之疾腹於先
先內心極弱非每其恐入夜始所作股膝不
叶心行步如不通左右多健冷又快難動仍
不能用念珠只焚香知數遍依聖人教也又
四威儀之中行住坐皆以不可叶仍偏以卧
也是又依疾重聖人許之故也凡今度念誦

須延引萬人制之然而多年之病疾餘命在
且暮若不遂此行終命者奈後悔何仍強所
始終也奈延引萬人制之然而多年之病疾餘命在
自邦綱解之許賜地了可請取之由示送者
也
九日戊午天暗節供如常陪膳季長朝長自
福原光長注申之新都兩度小火事去月六日儒

天下之幸也安藝御幸十二日延引十月許
云々未聞定說禪門十二日又被參安藝云
云々
關東有叛逆之聞去五日大外記大史等
依召參院有評議可追討之由頭弁宣下左
大將被成官府維盛忠度知度等來廿三日
可下向云々但羣賊統五百騎許官兵二千
餘騎已及合戰凶賊等遁入山中了之由昨

日也六日飛脚到來云々然者大將軍等發向
若百後于事歎云々者已上先今日念佛僅
貳萬餘遍所惱之間每事不法為願不少然
而強疾修念佛在定知見者歎云
十日己未入夜風吹今日取修六萬遍許歎
十一日庚申自夜雨下去八日取遣福原之
返札等持來經房朝云汪送云新院御惱每
日更發事雖不御云溫氣未散云々又用東

事加元又云五節等役五人之中被催左

大將右衛門督云先月來臨之時右衛門

仍示此大文史隆職汪送宣旨如此旁雜缺之旨遮示付了

治承四年九月五日宣旨左大將

左中弁

伊豆國流人源賴朝忽相語凶徒凶黨
欲虜掠當國隣國云々叛逆之至既絕
常篇宜令右近衛權少將平維盛朝云

薩摩守同忠度朝占參河守同知度等
追討彼賴朝及與力輩兼又東海東山
兩道堪武勇者可令備追討其中拔有
殊功輩可加不次賞者

傳聞近曾為追討仲綱息素任用遣武士等

大庭三郎景近親手留件仲綱息東云遊治奧

方了然之間忽賴朝之逆亂出來仍合戰之

間遂籠賴朝等於宮根山了因茲被追落之

由風聞款而其後上總回任人介八郎廣常

并足利太郎故利綱等餘力其外隣國有勢

之者等多以與力遠欲殺景親等了之由其

夜飛脚到來事及大事云々但實否雖知如

此事浮說端多歟

禪門來十二日可參勢手勢列又新院來廿一二

日間同可詣給云々又然野湛增猶事惡逆

別當能智與力了云々

十二日辛酉雨下定能鄉來余依念誦之間
不謁之
來十八日參福原令者指公事之外不可還
故京云々後聞禪門安藝詣延引云々
十三日壬戌朝間小雨午後晴筑前守貞俊
來云罷入東回追討使之中來廿二日可發
向云々信濃國已與力了云々入夜基輔還
自福原示人々報肯尔云々

十四日癸亥天晴
十五日甲子天晴今日早且女院渡街最勝
金剛院依故所前所忌日也身未於所取被
行云々自今以後於所堂可被行云々事了
入夜還所又例年自今夕被始三七日懺法
而今年無故延引未得其心恒例被定置夏
輒不可被進退事狀
今日戌刻余念佛結願畢七午日之間滿三

十萬遍了所惱無休仍返教不幾又心神散
亂遺恨多端欤然而扶厚疾強修之三寶必
必可有知見者欤又每夜博讀法華經一卷
自八日到今日滿一部是同恆例之勤也秉
燭以前偏念佛仍不能讀部數也今曉女
房夢
十六日乙丑天晴自今夜又居物付渡邪氣
依所勞殊無術也知康法師來今日女院密

密脚灸治云々以五心爲基
十七日丙寅天晴以法爲基
十八日丁卯天晴召春覺令讀經日來渡大
將室邪氣明日可追物云々以心爲基
十九日戊辰雨下召施藥院使賴基示合療
治事廿一日可加灸治之由令申但件男所
勞無休云々氣力衰損不能參上欤憲基定
歲之間可賜之由申院了而各未來憲基藝

刑御幸所共云々定成定上浴次傳用筑紫
又有叛逆者禪門私遣追討使了云々又能
野事追日熾盛然而未及其沙汰云々
廿日己巳雨下右大将遣馬於少将維盛朝
臣之許在福原使因舍依下向追討使也今
日大風下代天朝廿一日庚午天晴召知康法師蓮覺加矣治
所依所勞危急也定成憲基雖申院未来自餘

明日入土用待彼土者不可叶仍付在京所
召知康也絹祿長絹三匹今日上皇御
參藝則云々雖乞少依為常事也
廿三日壬申天晴右少将維盛朝臣己下追
討用東山賊使等入洛一昨日於福原昨日
来廿七八日之間可有首落子途但以一昨日為出
行為吉日之故云々
傳聞高倉宮及賴政入道等去朝比經駿河

猶向奧方之由有彼人々告札云々使牒披
露世間奇異之又奇怪無物於取喻彼宮子
稱三宮有幼少之人云々若以伴言稱父宮
狀將又天狗之所為狀雖虛誕一旦如此之
披露未曾有事也是則禪門失人望之間於
事為彼欲表凶瑞天下之士女同卷或奇怪
之風聞者也伯州莊園停廢宣旨到來云々
四ヶ所上角餘部王赤赤下地所餘亦亦亦
云々

元四日癸酉雨下與老母同去有知事
元五日甲戌如前日方定上洛
廿六日乙亥天晴大夫史隆職宿禰來只今
自福原所入洛也云々明日為參定考取上
洛云々入夜定能禰來示五節之惡事
廿七日丙子天晴未刻左大將參女院所方
以基補示云承御不例六借所之由先取參
此所方也只今可參其所取若中同事候狀

云々報云雖有渡所更不可及見參所勞殊
無術適所上洛不見參在遺恨者重示云於
此所所申案内猶似無便參御有情云々努
申了不可光臨之由重再三制之是則所惱
真實無術面謁不可叶又此被立過室不對
面者夏似無義仍強制之右大將於女院所
方謁之數刻被候云々
入夜依公下乘手輿參女院所方有被仰夏

等即以歸來今日申到源中納言被來日來
在福原為余所惱訪去夜上洛云々隔簾謁
之

廿八日丁丑天晴傳同山大象蜂起云々酉
刻大夫史隆盛來召前仰雜事新都之間夏
委細有相語夏等不能具記昨日定考今日
祈年穀奉幣共以延引諸國不濟料米及幣
料等之故也云々

廿九日戊寅天晴今晚追討使等發向了云
云
廿日己卯天晴着成給兵有御見武夫今分
候木支支到盛表西前助並南陸進武河武
其命且雨兵為敵對河山木身敵進云
為者更似去長幼難測之石大時於木院所
其跡息處倉源御給去身工成云、副兼武
若更似執來今日車險武中所有新來仲表

治承四年冬
十月小
一日庚辰雨下定能却來只今下向福原云
云
二日辛巳雨下或人云上皇昨日所下向云
云或又僻夏云、又傳同去月物比熊野德
增之館鎮心其弟港竟攻戰相互死者多未落惟
又迫江國住人之中有被召之者相禦之間

度之合戰云々凡近日在々所々莫不率有
以武治天下之世豈以可然處誠亂代之至
也
三日壬午天晴時々微雨入夜大吏史隆成
來只今參向新都云々自今夜女院所方被始
行所懺法恒例云々
四月癸未天晴傳回熊野合戰謬說云々
五日甲申天晴傳回東事已及大事

六月乙酉陰晴不定入夜左衛門權佐光長
來明曉參新都云々召簾前仰取惱子細可
披露之由後聞今且新院自巖嶋還所云々
七日丙戌天晴賴補入道基補朝臣等參福
原為令見給地也以政朝臣參上申梅宮社
司奏狀可付職事由載三ヶ條事依炎早被
行所方之處與申神社
等示之由依當其方角可注申神事違例之
由去七月被宣下即注進此事等干今無沙
申依仍重所仰可付光長之由了

八日丁亥天晴入夜傳因高倉宮必定現存
去七月下着伊豆回云々當時所坐甲斐國
仲細己下相具伺候云々但不能取信凡權
勢之人依遷都喪失人望之間如此之浮說
流言不可勝計平誠不便事平
九日戊子天晴入夜為冬節參宿女院所
方後園者六日禪室參巖嶋并宇佐官等云
云

十日己丑天晴聽聞所懺法之後及午後退
出
十一日庚寅天晴聽聞所懺法
十二日辛卯天晴今日遂邪氣明日滿四七
日仍縮一日今日所追也
十三日壬辰天晴賴輔入道基輔等自福原
歸來給地猶未定仍不能決定云々
十四日癸巳

十五日甲午
十六日乙未
十七日丙申天晴傳回追討使於遠江回為
彼回任人被射落云々後回謬說云々
十八日丁酉天晴自刻右中弁兼光來召前
談世上夏等下向維摩會明後日可歸參福
原云々一乘院法師被勤他寺探題所作優
美萬人莫不拭感淚云々又衆徒有申長者

事其趣勅勤之僧綱已下可被免之由也又
兼光語云去八月新院所祈為行所神樂參
賀茂社之次神主重保相語云去比通夜寶
前眠狀非眠狀之間所寶殿震動于時故法
性寺殿正末帶沔坐寶殿傍又歛息而曰由
中遷都之有天如此久寶殿レ今搖動給也
土天事外思食歛夕リ卜見了覺了云々
此事實可思事狀又語云五節臨時祭等之

間有種々雜義等所被問人々云々又云新
院御不例雖有少減未令復尋常給云々此
次余所惱子細示聞了良久退出
十九日戊戌天陰雨下或人曰高倉官被誅
伐之由猶有疑其故者官冠者云冠男年
來參彼宮任吉邊_二居住宮渡河三井寺之
後日他參入依非武勇之者即欲退出之間
逃去不慮之外奉相具向南都之間於路被

伐了件男年齡卅餘歲容貌非醜頗以優美
彈和琴吹橫笛云々稱被誅戮之由官若
此人歎云々件男參彼官之由世人遍不知
之彼殺害之由又以日來不風吹此間知此
子細之輩謳歌云々但官若現存者爭數月
之間其實不風聞哉猶不被信受事也
廿日己亥天陰雨下傳聞延曆寺衆徒熾盛
蜂起以奏牒付職吏了是可止遷都由也若

無款許者可押領山城近江兩國之由成支
度之由云々今日申到大藏大輔泰茂來召
前同天變及新都作事之間夏申云此同天
憲少々取見就中去九日流星殊重云々但
不見給惟福原之司天等所見也云々又新
都作事竹柱之外一切不可候為他人之沙
汰條猶不步任事也如法為私沙汰造畢之
後供召者不可有悖凡作事指圖以下用違

等一事已上為沙汰只假以他人為名之
條偏似謀神餉饒之沙汰也云々此事指召
在憲泰親等可尋面上今夕定能歸入京云
云々
廿一日庚子天晴未刻中門太細言被來
隔障子謁之依所勞猶不快也語云去八日
攝政上表候其席其後覽經迴新都去廿六
日歸浴大衆會夏可奉行也云々又語云候

福原之間有被尋回事在憲恭親等朝臣爭
申所方違之間事云々其趣恭親申云雖大
將軍方之内一所不留所四十五日者共忌
可傳仍可有所方違且是例也在憲申云以
宿不當禁忌之方所謂方違也於同大將軍
方内者雖替所其忌不可傳其理不當其例
不聞未曾有事也云々者兩方勘文可決羣
議之由令申了云々余案此事在憲申牒有

理恭親申牒偏諛時談欲可謂不忠申到南
方有火事頻雖騷動即打滅了此間二位中
將來依物騷不對面今日早且定能御息兵
衛依親能來只可為方違相具父可向大原
云々
廿二日辛丑天晴定能來明後日可下向云
云今日有吉夢
廿三日壬寅天晴早且願舟經房送書向新

嘗會及賀茂臨時祭之間事其牒如此

新嘗會并賀茂臨時祭之間事

一 新嘗會事

右五節豐明節會等此都可被行而新嘗

祭依其所於本京神祇官可被行之辰

節日節會小忌卿相已下極難參會歟何樣

可被進退哉兼又供曉膳了後采女參內

可奏事由以參著日可為其期歟

一 臨時祭事

右任先例以式目百日雖可被發遣行程

不可可歟未日發遣以百日可被當參著

日歟兼又還立所神樂有先例雖經日數

以歸參日可被行歟若又准石清水之例

於社頭可被行歟

以前條早可令討立上給者攝政殿所消

息如此以此趣可令申上給經房恐惶頓首

謹言

十月廿二日

左中弁經房奉

進上殿

追言上

大外記賴業師尚等申牒進上之御覽之

後可令返上給候為行大衆會目他昇上

候也事次候者可令計披露給候經房謹

一言

外記例可續加之

以基補返事答自是可申候由了

定能御來明曉又可下向云々

廿四日癸卯天晴今日女房參女院所方此

日所懺法結願也中門大納言右大將之

外上達部不參云々

今日法勝寺大衆會始云々頭弁經房行之

廿五日甲辰天晴先日經房所尋々問之兩

條注折紙遺之其牒如此

今新嘗會事

戊子卯日曉膳以後辰日節會以前推其行
進內程定雖參會欵任師尚勛申於上卿舟
力以者待曉膳伺候祭奠庭主參議少納言
及雜者供夕膳豫參宴會之席之後之是禮
以參儀共不可失尤可被擬用欵合卜之輩
長吟相分着不忌之條雖似有便於禮背理

何況如賴業申牒者聖代已貽例之文
當時爭追失儀之跡論道理不當謂哉
余先規雖用旁以不可然抑以來女歸
參之內為其期之條非愚意之所及辰
昨日歸參可相叶者上卿以下又有何煩
乎不可及他儀件條依雖叶忽此沙汰
出來依然者節會及己午日欵大嘗會
之外未曾有之例也一切不可有延刻

修社之儀彼采女縱雖不參會於宴會者辰
日必可被行也
賀茂臨時奉事
未日立使自日參社行程之前及更以
至異儀歛御神樂事忽改還之之名被
准他社之例雖有變流例之難非至專
敬神之儀歛御況以歸參日被行神宴
者支于相逢之條頗神宴違例歛准石

是之清水之例於社頭被行御神樂旁可叶
時議歛御
今夕為方違參宿女院御方
廿六日乙巳天晴午後歸宅構頭^稱并他行由
昨日之者歸來仍遣了隆信來
廿七日丙午天陰入夜雨下早且頭并返事
到來以此肯可奏聞云云昨日祈年穀奉幣
之間返事遲云云今日物忌也

廿八日丁未自夜雨下午後陰晴不定大業
會結願也延曆寺衆徒訴遷都奏牒披見之
處頗優美所申得道理之故欵左中將清通
今夜初參進名簿
廿九日戊申天晴傳回坂東送賊黨類餘勢
及數萬追討使匪弱極云云誠我滅盡之
期也可悲之未刻許俄天陰大雨大風雷鳴
是天變歎可恐之

十一月
一日己酉天晴傳回追討使維盛朝臣已下
被追歸了已欲赴近江地之間山僧可相禦
之由風回仍更向伊勢了云云
餘勢不知幾萬騎東山東海之諸國併以與
力官軍之勢本五千餘騎被追落之間僅不
過三四百騎云云凡不能左右往昔以來追
討便宜被追返之例未曾同事也於今者重

不及防欵依一人之惡遂上皇令懸云々餘
殊欵可悲矣也佛天定有冥助欵所憑只是
許欵山僧又成種々之支度云々又聞熊野
湛增彌乘勝云々鎮西謀叛之者又以不能
征伐積惡之所令然盛果時至欵不與其惡
之病士只所仰三寶神明之護持也
今日依火車之虛聞頗騷動遂以無實余為
治風焚桑矣之其煙遙及者雖驚敢不動搖

存此子細之故也
二日庚戌天晴主稅頭定長來今日經房朝
臣許送書札報云今日參結政可見官奏文
明曉發夜可參新都云々後厨今日未到入
道相回歸來云々
三日辛亥天晴邦網卿示送云新院冲不豫
猶以不快云々經房朝臣日來在京今曉
下向了余以消息所勞之子細示付了為令

披露也右近府廳頭清景來云來十三日可有問之由自外記所相觸也舞未有無不賣云云答云不可有欲但可問外記云云四日壬子天晴傳回追討使不向倭勢只忠清許赴倭勢了他人可入京云云五日癸丑天晴傳回前將軍宗盛可有遷都之由示禪門云云不承引之間及口論人以驚耳云云又傳回追討使等今日及晚景入

京知度者入合僅廿餘騎維盛追入不過十騎云云先去月十六日著駿河國高橋宿先是彼國月代及有勢武勇之輩三千餘騎等甲斐武田城之間皆悉被伐取了月代以下八十餘人切頭懸路頭云云同十七日朝自武田方以使者相副送維盛館其牒云年來雖有見參之志于今未遂其思幸為宣旨使有御下向雖須參上程遠隔一日路峻極難

參又渡河可有煩仍仍於浮嶋原甲斐與駿河之間廣
野云相五行向欲遂見參云々忠清見之大
怒使者二人切頸了同十八日富士川邊構
假屋明曉十九日可害攻之支度也而之間
計官軍勢之處彼是相尋四子餘騎作手定
陣議了各休息之間官兵之方數百騎忽以
降落向敵軍城了無力示物物兒留所殘之勢僅
不及一二千騎武田方四子餘云々依不可

及敵對竊以引退是則忠清之謀略也於維
盛者敢言可引退之心云々而忠清之次弟
之理再三教訓士卒之輩多以同之仍不能
默止自赴京洛以來軍兵之氣力併以衰損
適所殘之輩過手遂電凡事之次第非直也
事云々今日着勢多以先以使者馬兒示子滿季
細於禪門禪門大怒云承追討使之月奉命
於君了縱雖曝骸於敵軍豈為恥哉未聞承

追討使之勇士徒赴滯路事若入京洛誰人
可合服哉不覺之恥貽家尾龜之名留世歎
早自路可暗趾也更不可入京云々然而竊
入洛寄宿揆非違使忠綢之宅云々於知度
者先以入洛在禪門之八條家云々大略以
傳統記之定有遺漏歟但是供奉軍陣之輩
說也子細雖多難及短毫者也
六日甲寅天晴自福原或人示送云重可遣

追討使教盛經盛等之子息云々豈叶事之
惡哉世上之嘲只在此事云々寶嚴園梨來
七日乙卯天晴法性寺座主來自來十一日
可籠居善峯寺邊云々今日姬君習心經及
真言少々於件法眼雖入專間強不憚之
且先規存之故也
八日丙辰天陰雨降物忌也入夜右近府持
來向番奏簡大將加片字通給了傳聞可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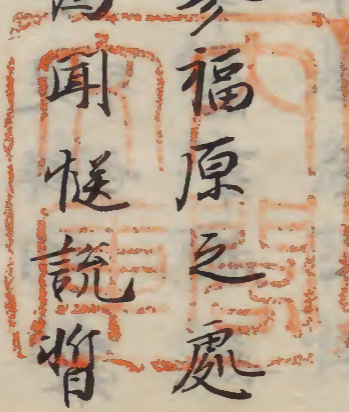
遷都之由雖被仰山僧等忽不可然太略被
誘仰之體也始終不可叶事款又前大將并
教盛鄉等自可赴云々几遠江以來十五个
國與力至于草木莫不靡云々
九日丁巳天晴
十日戊午天晴為方違參女院所前今夜遣
福原之使歸來歸都事頗有沙汰云々
十一日己未天晴宗雅來云遷都竟可被令

之由重衡朝占所示送也云々
此日遷幸新造入道相國家於此等可被行

十二日庚申天晴入夜左中將清通朝臣來
隔簾謁之今日右大將可參帳臺所試元杯童女
泚覽等之由頭弁以消息送基補朝臣之許
催之大將自書請文申可參之由了傳聞聞
東逆黨已來及美濃國云々仍先為伐美乃

源氏遣禪門私師從等其後可被遣追討使
云云
十三日幸自天晴或人云決定可有歸都事
云云為云不少但凶黨不可依此還漸歛如
何云云
此日於福原離宮新造皇居彼行萬機旬云
上卿左大臣出居左中將泰通朝臣不待
內侍出昇殿希代事歛是左大臣命云云可

奇之
十四日壬戌天陰雨下此日欲參福原之處
可有歸都之由一定了云云仍為
以遲留入夜人傳云還都事雖有沙汰殆以
後乎只今定日不聞云云仍明曉可首途也
昨日向御鑑奏之外社止番奏庭立奏等云
云
十五日癸亥天晴大將相共辰刻出京余為



帽將衣直衣也。大將水于袴，共人七八人，詩
或車或馬侍五六人，隨身等相從。又女房車
一兩也。已刻乘船十餘町，棹下之間自福原
飛脚到來，持來書札披見之處，大將殿御下
向隨重令申可候也。縱雖出途中，給必令可
令留給於子細。追可申云々者。是禪門雖
命也
不知子細，無左右歸了。近日之事，萬事非無
不空。何況縱橫之浮說，不可勝計。雖然，天下

之大事不可點止。仍強病豫參，且是為恐憚
時譏也。而自彼已被止參，入此上何故可企
推參哉。仍以歸宅牛馬皆返遣了，以輿赴歸
途。大將整騎馬，其後用輿。于時未刻，經家基
捕兩人新昇殿之者，仍必可候立節之上。不
參之子細，為令申披取令參也。於大將者可
參振臺試及童女涉覽之由，蒙催領牒而無
音。不參之條，人以成寺。於今依此告自路羅

歸之由可披露之旨仰入含了
十六日甲子天晴此日大原野祭也依脚病
不能并之間自河原進發又以貯釵一腰奉
納春日御社去十三日付覺來得業了又女
依吉日今日所令進也
房相具姬君參詣吉田社余有祈願旨祇園等
定能御五節之間新事今日沙汰送了先日
打出并借出等遣了已刻自福原重脚力到
來昨日被示不可參之由企非他事依女院

御不豫并余所勞存無心之由被止云々又
云來七五六日之間可有歸都五節於彼新
都可被行申刻靜賢法印來語頼浦入道
宅云去十四日於福原彼時遷都事猶未定
云々侍志不甘心之故云々
十七日乙丑天晴傳聞美濃源氏等皆悉與
力凶賊等美濃尾張兩國併伐取了云々又
聞熊野權別當湛增令進其息僧仍有宥免

云：又鎮西之賊推舟池無指故恩免云々用

東園此等之子細者彌察武勇之柔弱歎

十八日丙寅天晴今晚有最上之吉夢自今

日七午日精進可奉傳讀般若心經三千卷

太神宮賀茂春日是皆依靈夢所始也各千卷法樂邦

編卿送書云一日還所事返々神妙此都大

風乞喜物于取喻人家多以破換同之禱門

被僂申所風病歎云々又示曰大將殿還都

之日於鳥羽之邊可奉待行幸云々此日物

忌也不興所也

十九日丁卯天晴物忌也傳聞還都來廿六

日所出門來月二日可有所入洛之由被仰

延曆寺衆徒大慌始種々所祈等云々今夜

余夢天下動靜事吉凶未決或人云東亂及

近江國云々天又所

廿日戊辰天晴石中乎兼光來談還都之間

沙汰起事子細惟多不遑記錄

十一日己巳天晴閣卷云近江國又以屬送

賊了前幕下之郎從下向伊勢國之間於勢

多及野地等之邊昨今兩日之間十餘人梟

首了其中有飛驒守景家滿家後見有勢姪

男被伐了云々田賀入道武勇者也

并山下兵衛尉同源氏等為張本云々

未刻自福原人告云還都被縮畢來廿三日

出門廿四日着寺江廿五日着木津殿廿六

日御入浴必定了云々愚案若可有遷都者

日來之間早々可有也以官軍於近江勢兩

可相禦也而一切無追討使之沙汰敵軍已

充滿隣國之刻忽以還都豈叶物議哉莫言

之自今日三ヶ月賀茂春日兩社奉幣帛仍

修被云々

廿二日庚午天陰雨下傳聞自用東補一院

第三親王被伐害也宣可誅伐清盛法師東海

東山北陸道等武士可與力之由付彼國々

又給三井寺衆徒云々其牒前伊豆守仲細

奉云々是等疑誰偽事欵今日條被如昨日

廿三日辛未天晴入夜雨下今日條被如昨

日表云々同早の四百廿五日の事由云々

申刻人傳云去夜手嶋截人某元伺候三條

并幕放火福原人家逐電向東國了云々又

又聞近江回併一統了水海東西船等悉付

東岸又以雜船筏等渡勢多浮橋了北陸道

運上物悉以點取了大津之邊人家騷逃凡

鼓動至極云々三宮所座遠江橋下宿賴朝

等在美尾張之境先以美濃近江等國人之

勢可推入大津及山科邊以三井寺可先陣

隨形可寄宿法勝寺及大内等云々於今者

勿論猶以無追討使之沙汰福原之邊人自

若敢無驚之色偏以醉鄉適所在之武士此
兩三日之間為出立追討使各賜身暇下
下向本國福原之勢僅二千騎云々大略運
報盡了期欲新院所惱危急云々入夜下人
云歸都停止了云々明晚故進人可聞真偽
也傳因山與三井寺有厨諱依其夏延曆寺
可燒園城寺云々後因宮賴朝等在駿河回
云々宮云々不室物也云々

廿四日壬申天陰傳聞還都必定了昨日所
出門今日著泚寺江明日渡泚木津殿明後
日早且泚入洛云々依近江騷動還都可有
猶豫之由雖其儀出來猶一定了法皇禪門
同可有上洛一人不可殘福原云々今日泰
親朝長來依先日召也去今月之間天變十
餘度其内禪門前將軍等必定可有事又天
下可有火葬送云々真言之云々

廿五日矣。自天晴風吹。此日女房及姬君參詣賀茂社境。節依。每骨能忍之。召人車侍男共兩。三人在共。無出車。又不畏幣。且依夢想所參也。今晚又為余有最吉夢。來月可有吉慶之由也。余去十八日。精進潔齋。至昨日。七今日之間。將讀般若心經三千卷。結願之夜。有此夢。仰而可取信者也。今日佛巖聖人來。日來密一件僧祈。可有還蘇之由。已成就。太

以有喜悅之色。入夜光長。來五節之間。實家卿蒙可參童女。仰覽之。催直衣出。被參之間。依未被聽。直衣被追歸了。職事未練之所致。致衣不便云々。又帳臺誠撰政。被出。日來領牒。左大臣右大臣時忠等也。而左大臣做故障。右大臣自路歸了。仍被召加賀守通親也。左大臣雖蒙催。素稱病不參云々。今夕行幸。所幸共着。所木津殿。所通留三嶋江之邊。

今日入夜可有入所云々
午刻藏人兼時送使者云行幸已過所相摸
過令令凡覽而可着所單津云々仍右大将著束
帶如常蔣繪螺鈿釵同平胡錄參上于時隨
身不給染分袴只例褐襖袴上臈着前白盡
行幸雖須給染分袴木如恒事體不能正礼儀模
政隨身之同云々依先日之催欲參會鳥羽
之處行幸早成仍於七條朱雀過參會供奉

日未沒西山着所五條茅邦綱供奉公卿成
能時忠等許也無公卿將在左大将不參仍右
大将稱警少将有房役釵壘中将一人不假
次左不便行幸之體以暉云々右大将退出
了使參新院徹老懸但謁女房及邦綱卿等
云々余向所惱之安否於女房傳大歸來示
報云逐日有所增云々余依疾不參上也院
入夜所入洛所賴盛淵六波羅茅號他法皇

未刻許入洛所故內大臣六波羅牙號象殿

武士數十騎路之間奉圍繞云々

去六月二日忽然而遷都於攝州福原之別

業神不降福人皆稱禍依彼不可致此災異

所謂天變也度々雖旱水風蟲之損巖神靈

社之怪用東鎮西之乱等是也而依神明三

寶之冥助今有此遷都一天云下四海之中

王侯卿相縉素貴賤道俗男女老少都鄙莫

不歡娛此事誠是散衆庶之怨協萬民之望

者也抑禪門相國忽變中心之怨志聖主仙

院各歸上都之宮闕人雖有悅色世還成奇

思款但如云々說者有條々由緒款先開東

之謀叛縉起自遷都云何者禁困因元法皇刑罰

重臣洛都占狹少之地民人懷莫大之愁皆

雖假名於勅宜其實只任雅意此等之子細

逆心已炳焉早達遠境之間各集近國之兵

伐亡乎家之盛勢欲起源氏之絕跡云云是
則去歲潛上之咎今年遷都之徵也君王若
歸帝都者賊徒何亡民烟哉一是次台嶽之象
從上度之奏牒違面之鬱憤是則依近
邦之使占深山之居各結方丈之草菴互字
圓頓之花文然間遷都更無人于歸依偏失
活命之計已為離山之基云云所申非無理
尤是可裁許二是次新院所惱逐日有增於邊

土之行幸若大漸之更出來者欲遺終身之
恨枉可有歸都之由院宜及再三不能默止
云云三是次禪門深悔積惡之重為蕩神明之
此儀出來云云四是依如此等之由來忽不慮
之還都是天下之所謳歌強非浮言歟仍粗
錄子細而已愚意案此更天地之變異此更
之夫殃何必依遷都只惡逆之所合然也若
猶不委政於今者定無還都之詮者歟莫言

了今夜為方遣參宿女院所
廿七日乙亥天晴申刻歸家以基補回新院
所惱事於近臣女房逐日有所增云今日
園城寺僧綱十餘人依召參上皇有被尋仰
事若同意用東之款并綱示送云山大衆
之中於堂衆者俄稱與近列之賊黨了勿論
之次第也云云
廿八日丙子天晴寶巖阿圃梨來明日可始

終修元愛染王護摩之夏具示含了今日使大膳
權大史泰親朝占如法修元終泰山府君祭依五
物賜龜甲地螺鈿鞍一懸為祭物依夢想夏
也仰長光入道令草都牒以基補朝占為使
余精進潔齋泰山府君咒誦一萬遍又著衣
冠降庭拜之亥刻基補歸來云泰親殊致信
心奉祈請之由令申之必可有所夢想之事
欵云傳回來月二日可遣追討使於江列

云々又若狹回經盛卿有勢之在廳與力近

州了云々掌吏務

廿九日丁丑天晴午刻發舟經房朝長送書

云東回逆乱夏可被豫議相快所勞可參新

院脚氣色云々依病不能參入由令申了於

今者可被發何夏哉太無所據只早々可被

遣追討使也申刻大外記賴業來依物忌不

謁先日所進借之帝王略論五卷返給了賴

業申云明日可被行仁王會來月二日可被

發遣廿二社幣以殿上人可為使云々入夜

人傳近江回武士數千騎自今日申刻許打

入三井寺云々依此夏六波羅八條等邊武

士騷動京中物忌極云々入夜時降雨

廿日戊寅陰晴不定午後之小雨傳聞昨日

近州之武士等不及數万以船六艘着西岸

少々打入寺中僧徒等同子細為點定船來

之由返答云惣其勢百騎許之中於半分者
點取船等歸着東岸了殘五十騎着船於前
岸指留居西岸云々且為點定船等且為令
伺事體所來欲今日京中頗靜云々百刻定
能卿來談句五節等之間夏五讀天下師畏
事誠萬人不通之恐欵人傳云甲賀入道
無左右欲打入之處甲斐武田送人云豈不
可寄攻戰可行向待具云可寄也無勢云云

被追歸者可有後悔云々仍為相其彼暫遲
遲云々謂甲賀入道者義兼法師之刑部丞
義光之未葉云々

此頁文字極其模糊，似有隱微之筆跡，但難以辨認。其內容可能與右頁所述之戰事或人物有關，但具體文字無法辨識。

之由延令... 然取... 有指... 何事... 能所... 奉... 無... 新...

治承四年冬下... 十二月小... 一日巳... 幸右大将... 引之由... 然间... 不知由... 道者

俗名象... 男貞能... 兄云... 家定... 法師... 件法師...

州伐手嶋冠者黨類亭徒相并十六人梟首二人掘得之

二日庚辰天晴辰刻追討使下向近江道方

知盛歸為大將軍其外一族輩數輩相伴慥

夾名可尋記信兼盛等同以向云云伊

賀道少將資盛為大將軍前筑前守貞能相

具云云伊勢道即國司清綱行向云云今日

逆亂所祈被發遣十六社奉幣使上鄉三條

大納言實房知云云後聞依使不足被立十

三社云云使皆殿上人也行夏弁兼光敦稱

荷使云云依使沙汰及丑刻被發遣未曾有

夏也自今夜始祈二壇不空須索

三日辛巳天晴今晚最勝最上吉夢

傳聞今晚近川逆賊引指逐電到美濃燒邊

仍官軍勢多野地等在家數千宇放火追攻

云云終日之間餘燭猶不盡云云美濃源氏

等五千餘騎指相柏原近江之邊云云官兵

近江道伊賀道相并京下之勢三千餘騎云
云又人云奈良大衆熾盛蜂起人不知何復
境節尤奇怪歟山大眾三方相分了云々
一方座至方大衆與力官兵一方七官方大
衆不與兩方一方堂衆之黨與力近州云々
越後城太郎助永於甲斐信濃兩國者不交
他人一身可攻落之由令申請云々又上野
常陸等之邊亦賴朝輩出來云々依還都之
騷凶賊等頗勢衰者歟但如此之傳聞多是

虛詐也難存實說歟或人云去晦日院殿
上定左大弁長方奉宥法皇可被召返松殿
之由再三令申人々更以不同之云々長方
猶公人也不諛時勢吐直言感而有餘誠是
諫諍之臣也可謂直可謂直
四日壬午天晴申刻大外記賴業來酉刻大
夫史隆職來各召簾前仰雜後賴業還下之
共云去月晦日於院殿上被議聞東乱逆矣

之間左大臣被定申可改元之由周之忽其
沙汰出来今月一日申到今夕可有改元定
之由宣下而官外記相共改元可有猶豫之
由奏用外記申云踐祚明年彼改元恒例也
彼為不吉何况天慶將門亂之時喜改元彼
已為吉例又二日可被遣追討使云改年
號之羽音被行凶事其理可然哉云者官
申云改元者兼日仰儒士召勃文有議定而
當日申到初宣下未用如此卒爾之議加之
二日可被成追討使官府凡改元之後改始
以前雖被行如此之變就中仍為行隆奉行
於旁不叶物議者歎云

被仰合禪門禪門申云素可有改元之由全
不討申只在大臣被申此旨之由承許也左
右雖定申但如承者官外記申牒其理可然
云々仍忽然而停止了賴業云昔將門謀叛
之時為八幡大菩薩御使壯士一人降自天
来將門之前件男服色稱授朕位之由因茲
起謀叛之心云々先年此變於信西信西云
有元國之天者降自天云文將門不知須

云々又云將門者有宗者之運者也而尊意
贈僧正調伏之法驗不默止雖得將門之首
依降伏有王者之運者尊意又經五日大
亡云々又云剛東誕雖被征伐謀叛之後不
可絕必猶有大事於人之氣色太惡成了云
云 隆職云去月上旬之比倣時忠卿申牒
以權右中弁光雅為推回使可被遣美濃回
之由沙汰出來即為彼卿奉行被召仰光雅

了光雅退出之後平辭退了替被召仰管博
士廣房廣房參禪門申子細禪門稱不知之
由仍又停止云々又云還都依彼偏抑留整
以猶豫云々 人傳云江州武士等仔落了
三分之二與力官軍了其殘引籠城云々又
聞奧州戎狄秀衡依禪門之命可奉伐賴朝
之由進請文了云々但實否未聞 此日右
大將參所堂御門講結願朝座終程參入行

居以後退出長者已下公卿七人云々
五日癸未天晴此日雖可有臨時奈試樂被
傳止了素如此之時不可思寄之儀傳用
江州之勢加美濃源氏四千餘騎今日矢合
明日可合戰云々去夜或者夢云自大唐
蓋之籍二極々人物ノ彫付夕儿旗數流ノ
付夕リ同白色也件蓋自蓋自南北寸二八
持向云々余案之為藤氏之一門全非可怖

其故自南赴北蓋二春日大明神為護氏之
人令入浴給也蓋是三蓋山之義也為二平家
頗不吉歟其故白旗入浴之條非其恐歟
今日余女房讚岐令參春日了是每年例事
也去去月八日欲參而聊依有夢想事今日
取令參也又心經十二卷今日於所社奉供
養同每年事也每月朔日所書之般若心武
士等自路次不令往還雜人云々然而依宿

願有恨恨元猶以令旨達了明後日七日可參賀
茂臨時奈之由催石大將申可參之牒了
六月甲申天晴申訂定能鄉來自刻全玄僧
正來談法性寺座主範居之間事又云彼法
眼可被任大僧都之由所存也而無種字全
云僧正欲辭申以後被任大僧都為白地云
可直云々余答為本意之由但此事示合彼
法眼可左右也此僧正只今非師弟之後得

其讓之條如何頗以不相應事狀故法印最
忠以明雲賞讓叙元敘之人為難彼已為師弟况
非師弟哉云可有用心事狀但近代如此事
無其沙汰之世也為之如何抑今曉前源
中納言雅賴卿家有狼籍事云々不知此由
今且送札及午後報札到來粗載此由不能
鬱念遣使者同子細入夜使歸來云納言被
申云先賜畏申狼籍之次第凡不能是亦今

朝天已欲曙之程青侍走來云讚岐少將殿
御參被申可見參之由云々即着衣裳欲出
客筭之間勇士兩三人稱得タリ即走
來眼前已欲搦捕凡前後不覺言語道斷正
雖不及觸手大略如圍繞在近邊此間又他
勇士等昇堂上刺取女房等衣裳偏如追捕
小時々實少將入來制止狼籍其時勇士等
退散希有免虎口同元問由緒於時實朝占答云

次官親能同元申者候此殿由有間同元依有可被
尋問之實所被召也早可令召進給者實確
賴申云此事極安事也只可召進之由蒙仰
何不召進哉所澀申之時可及苛責每左右
顯耻辱之條不能件男去夜為宿直入來定
候候者時實云早可被召出者即相尋之處
此夜半許白地出門外其後于今不見云々
時實聞此由慥在此殿之由前將軍所被聞

也猶可求云々即雖搜求家中敢以不見仍
遣勇士於父廣季許依其身逃脫搦得難色
可尋出之由雖推懸細言父已現存之者也
全不可懸之由申不受取其後愁率武士等
時實歸了次第如此是事先世之宿業也猶
可被付使廳使之由有風聞此上事左右只
可任宿運伴次官九被召了故者幼稚之首
被養去月相模回任人自彼回成人然間依

近々與謀殺之首賴朝年來為知音依此事
為被尋問子細所被召云々已上雅凡世間
賴報旨監吹狼籍以辭不可演以筆不可記心浮之
世也此事為特忠節奉行云々懸件人之沙
汰事人而莫不及恥辱可彈指之世也委趣
非短毫之所及依為希異之勝事錄十分之
一而已傳聞近江國武士等三千餘騎為
官兵僅二千被追散云々後用納言家

狼籍事非使廳之沙汰召前幕下之下知云
云
七日乙酉天陰雨下此日賀歲臨時祭也去
月未日依還都夏延引未刻右大將參內自
去二日被遣追討使之日也禁裏為驚回云云而不分
其內不具已前參內見傍輦取寄壺方等云
云如此之時近衛大將檢非違使別當等多
用平胡錄云云但又有帶壺之例所存以之

為是但指可勅狀依降雷用兩儀御裝束以
中門內為使陪從座云云刻庭座始依使
遲參也右宰相中將通親朝片為使參人四
位四人五位四人六位二人者有三缺深夜
深雪之間公卿僅二人寄挿頭花自餘殿上
人取之云云萬事無礼儀鐘報之後參社頭
翌日己刻有還立所神樂云云
八日丙戌天晴此日依方違參宿女院所

當寢所良方依可有批土也去月廿六日違
相方冬至以後以北為王節分同月廿七日
為冬至之故也仍為不滿十五日又今日所
違也王相分別之方夏諸人不涉汰歎余以
今案間陰陽大允恭茂泰茂申允可然之由
即書進子細者也全玄僧正以基輔有示夏
無勤寺之間也
九日丁亥天晴早且法性寺座主送札云七

官依無勤寺凶徒事忽被登山了件張本不
能被召出遂及苛法之沙汰者七宮不可被
棄堵然者又此山籠不可叶之次第也云々
又山門僧皆登山可祈念追討使事之由有
職事所教書然而件條為大綱事者一身雖
不登強不可及別沙汰也忽出路之條所願
相逢尤遺恨之由所示送也仍以使者觸遺遺
子細於邦綱御許依作新院所不得謁宣

以歸來明日又可遣也

定能示送云法皇與新院所同宿又人人可

參入之由被仰下定能在其中靜賢法印以

所教書法皇奉書狀催之而回日次之處十二日

吉之由令申又十一日廢務之由在憲注申

條之如何云々答云廢務日院參不可憚然

者傳用延曆寺衆徒之中凶惡之堂衆三

四百人許得山下兵衛尉義經近江國送賊之張本甲斐

入道與件義經也 詔以園城寺為城六波羅可入夜

打又所進向近江國之官軍等塞其後自東

西可攻落之由成結構云々因茲經雅朝后

清房禪門息漢等追可被遣云々又興福寺

衆徒逐日蜂起稱宮大衆云々有云四郎房

者堪武勇之徒黨及四百餘人是為禪門之

方人云々而惡僧等數人出來掛件四郎房

了用東之賊徒攻來江州之時自南京又可

伐入洛中之由咸支度云々此事不被信受
欵凡近日之事併以非言語所及如此之亂
古今無比類者欵入夜歸宅傳聞自去夜法
皇與新院同居有河面謁云々
十日戊子朝間天晴午後天陰風吹早且送
使於邦綱卿許示法服登山之間事即歸來
云全不可有涉登山涉物籠之由皆兼所申
置也云々又云新院涉不例於今者如待日

不及左右候云々又只今自南都脚力到來
衆徒已欲入洛終夜所走來也大衆執以外
云々者今且為追討山惡僧等官兵行向之
間於山科東邊衆徒降合已以合戰未更切
云々及申刻大衆等引退籠城了云々入夜
自南都造送告云大衆雖蜂起僧綱已下依加
制止和平了云々來十八日荷前廿日除目
等可參之由催右大將申所勞之由了

十一日己丑雪白風寒傳聞昨日山僧與官
兵合戰兩方勢各亡廿人許堂衆方四人被
梟首了官兵十人許負手云々堂衆等引籠
山中了或說可靠三井寺云々又聞南都衆
徒依僧綱等之制止一旦雖和平始終不知
云々來十三日可參中官行々之由催大將
依風病申其由了云々
十二日庚寅天晴傳聞昨日官兵等寄三井

寺

山堂衆自
日引籠之

一昨

及夜漏合戰堂衆勢少引

退向江州方了官兵等燒拂三井寺近邊寺
中房舍少々不及堂舍云々官兵方七十餘
人蒙疵云々又聞江州賊徒等勢甚強忽不
可落得云々武田之黨來任遠江伐取參河
了美濃尾張又索與力了云々城太尉助永
已越信濃之由風聞謬說云々雪深而不可
及人馬往還云々又秀衡可攻落之由進請

文之旨有令聞而行程之所推其使不及歸
參之期疑為勵士卒之心頗有虛聞歎云々
申刻人傳云南都衆徒此兩三日不蜂起之
處俄自昨日以外興盛依未寺莊園之十五
大寺一等今兩三日之間可企上洛之由議
定己了云々不能左右事歟酉刻定能解未
語云可參法皇御所之人々公卿親信定能
許也殿上人只資時一人云々成莊所可為

執事院司云々昨月初參今日又參兩院自
彼所來也云々又云一日臨時奈次第每事
不可說凡古來未有如此之例事而莫不違
例奉行職事親經素存可及夜漏之由奇異
也云々又撰改稱物忌不參云々基輔語
云還立所神樂之間依所作陪從不足近衛
召人奉仕拍子云々又聞官兵等伐惡僧之
間邦洞所召仕之入道法師元木工為營

重衡朝臣設事魚日行向山科聞重衡不白
之由隱居片岡之邊存惡僧之由梟首了鳴
呼第一事欵

十三日辛卯天晴南都衆徒決定可上洛由
去夜半并今且兩度有告申事云々但實否
雖知入夜刑部卿賴朝來數刻談語傳
聞前右中弁親宗朝臣與賴朝音信之由風聞
依其事可被召問云々又諸卿除左右大臣

之外左大將已下併被催可進武士之由云
云是等奇異之政也時忠所張行云々左大
將偏此列云眞加也資長俊經等舊故之儒
卿預此催實是未曾有之沙汰也朝廷之旺
忽以如此之事可察欵今夜中宮自內裏行
啓新院宮云々新院此兩三日聊雜有所減
更妄有其憑者欵
傳聞前右中弁親宗有通內事於賴朝之風

聞彼石回徒者

字六節執浦之筆者也

之處承伏了云々

十四日壬辰天晴百刻民部卿資長卿來隔

簾謁之談世上事歎息之外無他事傳聞

南都衆徒十六日出門十八日入洛必定了

云了昨日以所司進折紙其牒云朝廷有欲

滅法相宗佛法之者為回子細可遂上洛奉

為公家專不可寄思食云々

此事不知實又否可尋了

聞山門凶徒一旦雖被追散猶結黨学徒多

與力了座主方大衆追日滅少凶徒等聞南

都衆徒入京之日降自西坂下自南北可寄

攻六波羅云々禪門前將軍等氣力衰了郎

從等多以逃散所殘又無爭鋒之心云々同

卷云近江官兵等昨日矢合又伊武士等欲

寄攻美濃國云々今曉有吉夢可信者欵

十五日癸巳天晴一昨日知盛資盛等攻敵

城甲賀入道并山下兵衛尉義經等徒黨于

餘騎即時被追落畢二百餘人梟首四十餘
人捕得所殘併追散了件首中有甲類入道
云云後用南都衆徒雖上洛議了凶徒僅五
百人許惣大衆等依恐當罰雖表與力之由
其實不一揆况未寺莊園等不及催集又聞
江州被落之由其旁不可及忽之上洛歎云
云大略隨事之歎執巧謀叛歎太以有若元
言語不及之次第也但如此事多有虛聞難

知實說歎為左少弁行隆奉行寺院所庄々
并余方領等皆悉召進武士之由被仰下天
慶例云々是又人費民煩也凡近日被行之
事一而莫不亡國家之事可悲可悲
尊勝念誦如常

十六日甲午天晴大風南都大衆已入洛之
由風固然而無其實今日重官兵等攻近江
山下城云々可參十九日所傳名由催大將

申所勞之由了傳聞禪門委天下事於前幕
下事云々

十七日乙未天晴風吹入夜參女院所方如
例用手輿松殿去夜歸京彼前付其乳母大
貳尼峯峨亭暫以彼所可為居所云々

十八日丙申陰晴不定此日物忌也知詮阿
闍梨來語為余有吉夢之由去十二日曉傳聞法

皇可知食天下之政之由禪門再三被申初

雖有辨道之由所詞遂以所承諾又讚岐美
濃兩國可為法皇之所分國云々今且歎愚
札於入道用白所許峯峨邊悅入洛之由也

左中將清通朝旨息給女院仁安三年所給
除月之次可叙立位從上之由付願弁經房
朝旨所令申也又自女院被觸仰撰政云々
晚願寺僧都覺尊被來余依疾隔簾謁之秉
燭之後被歸了依南都衆徒事宇懸之邊物

騷之間此由兩三日出洛之由所令談也
十九日丁酉天晴物忌如昨傳聞來七五
日中宮可有院號事廿六日故攝政殿姬君
顯補卿蒙准后宣旨即可有入內中宮院號
外孫之後可被常住上皇宮仍至今同輿之間忽
此沙汰出來即可為中宮之養子云々又聞
南都衆每始終大略源氏黨類少々與力凶
惡之輩雖然惣大衆加制止之間和平云々

尾籠第一之事款又賴朝之勢十萬騎云々
三條宮在坂東之由極謬說云々又仲綱
決定被伐了出平等院自害之輩三人之中
也已上有今日戊刻大地震右大將以消息
付所監申馬允申文於顯弁了
廿日戊戌天晴早且大咋入人足生足仍自
今日七少日為五體不具穢氣女院所方令
忌給大將明日可院參之故也今日又物忌

也今且外記持來剛官帳此次欲賜去春除
月公卿給之處依穢有憚以不觸此穢之人
於門前忽書寫之賜外記式部分同給之此
日京官除月初日也執筆左大
廿一日己亥天晴物忌如昨今日申刻石大
將參新院謁女房問所惱之安否逐日所增
於余者不能起揚給云々即參法皇所旨與
院同以定能卿入見參依所所中間不參所
居

前次參中宮所方時忠卿入見參云々今
日除日竟也執筆同人云々重家入道日來
煩唯痺自今日己刻及獲麟於今者每覺悟
之心云々仍以使者問之答不覺之由今夜
夜半許重家入道入滅充足哀慟重代相傳
之上頗有其志人也即遣使者問之
廿二日庚子天晴今夜一院所佛名左大將
已下公卿十三人殿上人廿八人參仕云々

傳門來廿五日遣官軍於南都捕擄惡徒燒
排房舍可魔滅一字云云善先今明之間以大
和河內等國人守護道其後可被寄官兵
云々當秋氏滅亡之時受生之條只可愧宿
業者也

廿三日辛丑天晴外記大夫師景參召前同
天變事有大喪兵革等意云々伴男
志與小一條大將濟時將自筆記三卷元祿二年

二卷同三不慮所傳得也云々來廿五日院
年下一卷號并准后等事延引了云々是依重家鄉事
准后延引隨而又院號明春可取行云々余
以使者至勸寺亡宮被辭退事此法眼固辭
寺務仍必可被受取之由示遣全玄僧正之
許是故上蓮院行云門跡可為遺恨慙全玄
知行之後隨便此法眼被受取次第神妙歎
仍殊所示遣也報云此事雖固辭去十九日

已被仰下了云々尤悦思不少者也明日新
院所傳名之由截人來催申所勞之由
今日維盛朝臣為副將軍下向近江國云々
廿四日壬寅天晴傳聞甲賀入道山下兵衛
尉等未被伐籠山下城又尾張美濃等武士
欲相加彼云々或不然云々如此之說々皆
以相違難信受事次明日被攻南都必定云
云此日被發遣荷前使
先有定元日擬侍
從定同被行雖無

大極殿依為代船 被行之云々 定能入夜來云為宇治

使欲向之處武士充滿有其恐仍不遂前途
於河原遠拜云々

廿五日癸卯天晴今日截人頭重衡朝臣為
大將軍為追討南都惡徒下向來廿八日可
攻戰今一兩日可經迴宇治云々傳聞美濃
尾張武士等早可被征伐之由牒送官軍而
其勢不及敵對故請副下勇士仍追被遣經

盛朝臣

一昨日
下向

云々

又聞熊野別當以下

頗有及禪門之聞云々

彼聞每
實云々

今夕下名云

云

廿六日甲辰雨下未刻參女院御方依行步

不叶用手輿如例亥刻歸宅南京追討使今

日經迴

云々

隆職汪送下名聞書殊事

不見穢限至于今日也傳聞一昨日

廿四日

山階寺別當僧正玄勝入滅是大明神罰歟

但追討之前日遷化幸運令然也

廿七日乙巳天晴申刻史持來尊勝寺灌頂

去十日圓宗寺法華會去十日等立紙各書四半

紙尊子

僅五六
丁也

其上裏紙押折之此體先

未見只如例書之加札紙所進也今度之體

定有所習歟且問史之處申不知子細之由

不足言歟追檢是持來置日之體也於大旨

者書縱紙云々傳聞自河内地方被寄官兵

之間為大衆被射危三十餘人被射取了其
後被追歸了云々宇治地官軍今日發向明
且可合戰云々奈良勢六万騎許云々且不
知一定今日刑部卿賴輔朝臣來尊忠僧都
來依念誦之間不謁之或僧云三條宮在吉
野云々様々之風聞實說不實歟今日修祓
沐浴遙禱太神宮春日等明神
廿八日丙午天晴傳聞去夜重衡朝臣寄南

都其勢依莫大忽不能合戰云々柏川原之
邊在家併燒拂或又欲燒光明山云々主
稅額定長來早且遙拜如昨
廿九日丁未天晴已到人告云重衡朝臣征
伐南都只今歸洛云々又人云興福寺東大
寺己下堂宇房舍拂地燒失於所社者免了
云々又惡徒三十餘人梟首了其殘逃籠春
日山云々至于凶徒之被戮者還為所寺要

事七大寺已下悉變灰燼之餘為世為民佛
法王法滅盡畢歎几非言語之所及非筆端
之可記余聞此事心神如屠自昔天性之所
稟曾不惜身命只欲不留遺恨之名而去冬
以後取諸身極生涯之怨當此時忽見我氏
之破滅以彼此之敢不足為喻恨還為悅者
歟凡佛寺堂舍雖滿日域東大興福延曆園
城以之為宗而天台之兩寺度々遭其災至

于南都之諸寺未曾如此之事當惡逆之時
顯破滅之期歎誠是雖時運之令然事當時
之悲哀甚於喪父母慙生而逢此時宿業之
程來世又無憑歎天下若有落居之世者早
可逐山林之素懷臨終正念之宿願一期之
大要也淳素之世於今者難期其時歎仰天
而泣伏地而哭拭數行之紅淚摧五內之丹
心言而有餘記而每益努力々々申刻克雅

送書於基脯之許用白拜禮同大將之參否

長者已不欲此事存恒例之儀歟凡不能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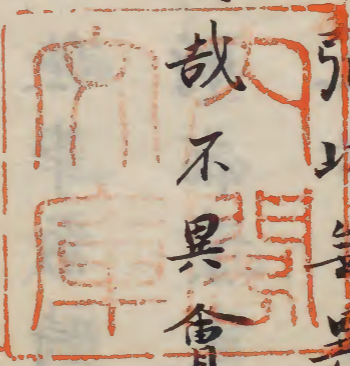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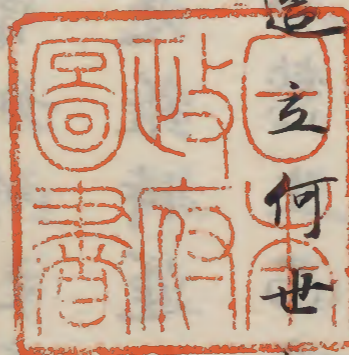
右之長者有出仕者已次又可從彼歟可悲可

悲

余元正不可出仕之由日來存之彌以無異

識者指之大佛再造立何世何時故不異會

昌天子之跡者歟



百枚

